

柳宗元「贈序文」探究

胡楚生*

摘 要

本文研究柳宗元所撰「贈序」一體之古文，分為三節：

- 一、引言：說明「贈序」文體的起源及發展情況。
- 二、柳宗元「贈序文」之特色：分別自「題材對象」、「內容表達」、「寫作技巧」三方面，舉柳文實例，加以說明。
- 三、結語：比較柳宗元與韓愈二人所撰「贈序文」之特色，並指出柳氏「贈序文」在古代散文史上地位。

關鍵詞：柳宗元 韓愈 贈序文

國立中興大學 

*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

一、引言

「贈序」是一種臨別贈言性質的作品，《老子》說：「君子贈人以言。」《荀子·非相》說：「故贈人以言，重於金石珠玉。」意義與此相近，「贈序」的體裁，是由「書序」發展而成，「書序」的作品，起源很早，《莊子》的〈天下篇〉，《史記》的〈太史公自序〉，《淮南子》的〈要略篇〉，《法言》的〈吾子篇〉，都已經是〈書序〉的性質，等到許慎《說文解字》的〈序〉，那已經是正式為「書」作「序」的作品了。

魏晉以下，文人學士，宴遊雅集，吟詩作賦，然後以文章記述其事，也稱之為「序」，王羲之的〈蘭亭集序〉，王勃的〈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〉，都是膾炙人口的傑出作品，其性質已不同於「書序」之作。

初唐文壇，親朋好友，在離別之際，往往贈以叮嚀之言，遂成為「贈序」的文體，贈序的內容，一般都是敘說彼此之間的友誼關係，給予對方的期勉之言，或者藉以抒發自己的心得見解，王勃、駱賓王、張說、陳子昂、張九齡等人都有此類的作品，及至盛唐時期，李華、王維、蕭穎士、劉長卿、李白、高適、元結、獨孤及等人，也都有此類文體的重要作品，但是，這種文體，到了中唐時期，才真正地興盛起來，而韓愈與柳宗元，更是撰寫「贈序」的能手。

在韓愈的文集中，一共收錄了三十二篇「贈序」作品¹，在柳宗元的文集中，一共收錄了四十六篇「贈序」作品²，筆者前曾撰有〈韓愈贈序文的寫作技巧〉一文³，探討韓愈的「贈序文」，本文之作，則係專門研究柳宗元有關「贈序文」的作品，而分類加以探討。

¹ 馬其昶：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民國五十七年再版。（韓愈贈序之文，以此書卷四所收，文題中有「送」字「贈」字者為準）。

² 《柳宗元集》，台北，燕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七十一年。（柳宗元贈序之文，以此書卷二十二至二十五所收，文題中有「送」字者為準）。

³ 胡楚生：〈韓愈贈序文的寫作技巧〉，載《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論會論文集》，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，民國八十九年。

二、柳宗元贈序文之特色

(一) 題材對象

「贈序」的作品，必有所贈的對象，贈予的人物，在柳宗元的四十六篇「贈序」作品之中，就其所贈的對象人物，加以分析，約可分為下列幾類：

1. 贈官宦

柳宗元的贈序作品，其贈予對象，為在朝居官之職位者，共有十二篇，計為〈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〉、〈送崔群序〉、〈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〉、〈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〉、〈送寧國范明府詩序〉、〈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〉、〈送李判官往桂州序〉、〈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〉、〈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〉、〈送薛存義序〉、〈送薛判官量移序〉、〈送李渭赴京師序〉，共計十二篇。

2. 贈文士

柳宗元的贈序作品，其贈予的對象，為未居官位之文士者，共有二十篇，計為〈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〉、〈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〉、〈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〉、〈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〉、〈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〉、〈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〉、〈送嚴公貺下第興元觀省詩序〉、〈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〉、〈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〉、〈送崔子符罷舉詩序〉、〈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〉、〈送韋七秀才下第益友序〉、〈送辛生下第序〉、〈送韓豐群公詩後序〉、〈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〉、〈送易師楊君序〉、〈送徐從事北遊序〉、〈送詩人廖有方序〉、〈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〉、〈送賈山人南遊序〉，共計二十篇。

3. 贈親人

柳宗元的贈序作品，其贈予的對象，為自己之親人、族人者共有五篇，計為〈送從兄僞罷選歸江淮詩序〉、〈送從弟謀江凌序〉、〈送灑序〉、〈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〉、〈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〉，共計五篇。

4. 贈僧人

柳宗元的贈序作品，其贈予的對象，為方外之僧人者，共有九篇，計為〈送方及師序〉、〈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〉、〈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〉、〈送僧浩初序〉、〈送元嵩師序〉、〈送琛上人南遊序〉、〈送文郁師序〉、〈送玄舉歸幽泉寺序〉、〈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〉，共計九篇。

以上四類，共計為四十六篇，由此四類四十六篇贈序文中，可以見出，柳宗元交往之親朋友人，及其往還事略狀況之一斑。

(二) 表達內容

柳宗元所撰四十六篇贈序文，就其作品之內容而言，約可分為下列幾項重點：

1. 議論政理

柳宗文不但是位傑出的文學家，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，他對「民本」的觀點，在我國政治思想史上，也應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，在〈送薛存義之任序〉中，柳宗元說道：

凡吏於土著，若知其職乎？蓋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已也，凡民之食於土者，出其什一，傭乎吏，使司平於我也，今我受其直，怠其事者，天下皆然，豈惟怠之，又從而盜之。向使傭一夫於家，受若直，怠若事，又盜若貨器，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，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，何哉？勢不同也，勢不同而理同。⁴

在這一段文章中，柳宗元首先肯定，官吏應該是為民眾服勞而執役的，卻不是去役使百姓民眾的，因此，他將政府所委派的地方官吏，看作是與民眾出錢共同聘僱的傭工，沒有兩樣，雖然，官吏與傭工之間，形勢似不相同，但

⁴同注2，下引柳宗元文並同。

是，官吏與傭工，同樣是享受出自民間的俸祿，同樣是為眾民百姓而服役，因此，「勢不同而理同」，在這裡，政府官吏是「公僕」的觀念，已經相當成熟，「公僕」的名稱，也幾乎是呼之欲出。

古代的民本思想，萌芽甚早，《尚書·皋陶謨》中說：「天聰明，自我民聰明，天明畏，自我民明畏。」《尚書·酒誥》中也說：「人無於水監，當於民監。」都是說明了「民意」的重要，民本的思想，到了孟子，才算達到了高峰，《孟子·盡心下》說：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」但是，自從秦統一天下之後，專制政體形成，民本的思想，自然受到壓制，從孟子之後，直到柳宗元，才提出了官吏是「公僕」的說法，不能不說是非常難得的見解。柳宗元在〈送寧國范明府詩序〉中說：

夫為吏者，人役也，役於人而食其力，可無報耶？

同樣也是一種「公僕」的觀念，這種觀念，在中唐時期提出，在政治思想史上，確實應該是彌足珍貴的。

2. 會通儒佛

在中唐時代，韓柳齊名，韓愈尊崇儒學，拒斥佛老，柳宗元卻讀書廣博，接近佛道，並且從事會通儒佛的工作，在〈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〉中，他曾說道：「吾自幼好佛，求其道，積三十年。」所以，他的思想觀點，也較為開闊包容，在〈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〉中，柳宗元說道：

太史公嘗言：「世之學孔氏者，則黜老子，學老子者，則黜孔氏，道不同不相為謀。」余觀老子，亦孔氏之異流也，不得以相抗，又況楊墨申商，刑名縱橫之說，其迭相訾抵牾而不合者，可勝言邪！然皆有以佐世，太史公沒，其後有釋氏，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。今有河南元生者，其人閑曠而質直，物無以挫其志，其為學恢博而貫統，數無以躡其道，悉取向之所以異者，通而同之，搜擇融液，與大道適，咸伸其所長，而黜其奇邪，要之，與孔子同道，皆有以會其趣，而其器足以守之，其氣足以行之，不

以是道求合於世，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。

在此文中，柳宗元不但認為老子只是孔學的異流，以為老子之道，並不與孔學絕對相反，同時，他也認為楊墨申商、刑名縱橫之說，雖然與孔學不合，但是，只要用其所長，都可以有助於世用，另外，柳宗元更提到釋家之學，以為雖為世人所怪駭，卻「要之與孔子同道，皆有以會其趣」，他這種開明包容，會通儒佛的觀點，是十分難得的。在〈送僧浩初序〉中，柳宗元說道：

儒者韓退之，與余善，嘗病余嗜浮圖言，訾余與浮圖遊，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，退之又寓書罪余，且曰：「見送元生序，不斥浮圖。」浮圖誠有不可斥者，往往與《易》、《論語》合，誠樂之，其於性情爽然，不與孔子異道。

又說：

退之所罪者其跡也，曰髡而緇，無夫婦父子，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，若是，雖吾亦不樂也，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，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，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，與其人遊者，未必能通其言也，且凡為其道者，不愛官，不爭能，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，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，則舍是其焉從，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。

柳宗元以為，佛理與儒家《易經》、《論語》之義，往往有相合之處，而僧人之徒，往往不愛官，不爭能，不似世俗儒者之爭名逐利，因此，他之所以與僧徒往還，主要是愛好佛理及僧人之淡泊，他也批評韓愈拒斥佛徒，只是剋就表面的形跡而言，未能深入其內，並不公允。

另外，在〈送文暢上登五臺遂遊河朔序〉中，柳宗元也稱讚僧人文暢，將能「統合儒釋，宣滌疑滯」，在〈送元暲師序〉中，柳宗元也期許僧人元暲，「且與儒合」，在〈送文郁師序〉中，柳宗元也提到僧人文郁，「讀孔氏書，

爲詩歌逾百篇」，「又遁而之釋」，要之，柳宗元不像韓愈一般，拒斥佛老，在思想觀念上，他更加開明廣闊，主張會通儒釋，而不局限於一隅。

3. 表彰忠義

柳宗元的贈序文中，有兩篇表彰忠勇義烈人士的文章，其中最爲重要的，便是表彰南霽雲之子南承嗣的作品。

唐代安史之亂，南霽雲與張巡、許遠同守睢陽，南霽雲曾單騎突圍，前往臨淮，求救兵於賀蘭進明，未得援軍，城破死節。南霽雲之壯烈行徑，韓愈於〈張中丞傳後敘〉中曾詳記其事，柳宗元於〈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〉中也曾詳記其事，兩篇文章，也並傳於世。

順宗永貞元年，南承嗣因官涪州刺史，而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劉闢謀反，官吏以南承嗣未能事前防範，因謫至永州，時柳宗元因王韋事件，貶在永州，二人因之相諍，憲宗元和四年，立鄧王寧爲太子，大赦天下，南承嗣得以移刺澧州，有關此事，柳宗元於〈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〉中說道：

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，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，國家寵先中丞，邁古人之烈，故君自未成童，品常第四，人猶曰於古為薄，漢北地都尉卬，以不勝任陷匈奴，而子單侯于鉞，濟北相韓千秋，以匹夫之諒，奮觸南越，而子延年侯于成安，君之土田之錫，猶挫於有司之手，始由施州為涪州，扞蜀道勦寇，晝不釋刃，夜不釋甲，曰，我忠烈胤也，期死待敵，敵亦曰，彼忠烈胤也，盡力致命，是不可犯，然而筆削之吏，以簿書校討羸縮，受譴茲郡。

柳宗元在此文之中，首先談到國家榮寵南霽雲的死節，故於南承嗣七歲之時，即授予四品官銜的婺州別駕，但較之古人，世人仍然以爲朝廷有薄待之嫌，繼之則敘說勦寇謀反，南承嗣守土衛國，「晝不釋刃，夜不釋甲」，以無忝先人節烈的忠義行爲，卻受制於刀筆之吏，貶謫至永州的情形，〈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〉又說：

永州多謫吏，而君侯惠和溫良，故其歡愉異於他部，優詔既至，

而君適讎於文，其往也獨，故凡羨慕之辭，無不加等，噫！以君承荷之重，恭肅之美，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，將於君是觀。

柳宗元在此文後段，也提到南承嗣「承荷之重，恭肅之美」，因此，「四方之求忠壯義烈」的人才者，都必將以南君為準則的讚許之辭。

柳宗元在另外一篇〈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〉中提到，當時有唐室宗親李錡，嘗為鹽鐵轉運使及節度使，而「竊貨財，聚徒黨」，將以謀反，及憲宗即位，大立制度，於是李錡恐懼，「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，誣陷去之」，其部屬李睦州因此先後被貶於循州與永州，元和二年，李錡據潤州謀叛，李睦州適在謫途之中，李錡以兵眾百人阻於楚越之郊，李睦州且戰且走，乃得安抵貶所，稍後，李錡伏誅，「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」，睦州至永州，吳武陵贈之以詩，而柳宗元遂為之序，以記其事之始末，且以表彰李睦州之忠勇義烈。

柳宗元的贈序文中，雖然只有兩篇文章屬於表彰忠義人士的行徑，但是，其用心的專注，其性質的重要，尤其是關於南承嗣的事跡，格外值得留意，故加以強調說明。

4. 安慰落第

唐代實行科舉制度，因此，科考舉試，便成為人才登進的唯一途徑，儒生士子，寒窗苦讀，名登金榜，自然欣喜逾恆，不幸落第，心中苦悶，可以想知，柳宗元本人在科考方面，雖然一帆風順，但是，對於友人中落第之士，則也不時作出慰藉之言，在〈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〉中，柳宗元說道：

周乎志者，窮蹟不能變其操，周乎藝者，屈抑不能貶其名，其或處心定氣，居斯二者，雖有窮屈之患，則君子不患矣，元氏之子，其殆庶周乎！言恭而信，行端而靜，勇於講學，急於進業，既遊京師，寓居仄陋，無使令之童，闕交易之財，可謂窮蹟矣，而操逾厲，志之周也。

元秀才名公瑾，勇於講學，急於進業，卻困於窮蹟，赴京科考，卻「當三黜之辱」，失意落第，在此文的後段之中，柳宗元說道：

余聞其欲退家殷墟，修志增藝，懼其沉鬱傷氣，懷憤而不達，乃往送而諭焉，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，患不得犀兕而割之，不患其不利也，今子有其器，宜其利，乘其時，夫何患焉，磨礪而坐待之可也，遂欣欣而去。

對於元公瑾，柳宗元不但親自前往探視，曉諭理道，同時，撰為贈序，加以激勵，終於使得元秀才「欣欣而去」，可謂善莫大焉。

又如在〈送崔子符罷舉詩序〉之中，柳宗元提到崔子符，「少讀經書，為文辭，本於孝悌」，卻「六選而不獲」，柳宗元恐其懷憂喪志，因此，「獻之酒，賦之詩而歌之，坐者從而和之，既和而敘之」，對崔生加以鼓勵。

又如在〈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〉之中，柳宗元提到韋中立，「其文懿且高，其行愿以恆」，然而，卻「進三年連不勝」，柳宗元在此文中，則安慰韋秀才說，「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，歲數百人，咸多為文辭，道今語古，角夸麗，務富厚，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，讀不能十一，即偃仰疲耗，目眩而不欲視，心廢而不欲營，如此而曰，吾能不遺士者，偽也」，柳宗元卻從試務官員閱卷，官少卷多，閱卷不可能絕對公允而無所遺漏，對於落第之士，加以寬解。

在柳宗元的贈序文中，有七篇送科考下第之序，數量也不算少，此處則略加枚舉，以見一斑。

5. 期勉族人

柳氏始祖，出於展禽（柳下惠），展禽為魯士師，食采於柳，遂以為姓，秦併天下，柳氏遷於河東，自是之後，源遠流長，代出賢才，柳宗元在〈送澥序〉中，曾經說道：

人咸言吾宗宜碩大，有積德焉，在高宗時，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，遭諸武，以故衰耗，武氏敗，猶不能興，為尚書吏者，間十數歲乃一人，永貞年，吾與族兄登，並為禮部屬，吾黜，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，則加稠焉。

柳澥是柳宗元的族人，在此文中，柳宗元自言柳氏宗族在朝為官，自盛至衰，又自衰稍興的情形，此文後段又說：

自吾為僂人，居南鄉，後之穎然出者，吾不見之也，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，獨得澥，澥質厚不諂，敦朴有裕，若器焉，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，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，其文蓄積甚富，好慕甚正，若牆焉，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，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，勤聖人之道，輔以孝悌，復嚮時之美，吾於澥焉是望，汝往哉，見諸宗人，為我謝而勉焉。

柳宗元此文，作於元和四年，貶在永州之時，所以說，「自吾為僂人，居南鄉」，而柳澥前往永州探視宗元，而柳澥又「質厚不諂，敦朴有裕」，是以柳宗元因而激勵柳澥，自己也滿懷希望，希望柳氏宗族能夠「復嚮時之美」，而尤其「於澥焉是望」了。

柳宗元被貶往永州時，其內弟盧遵，隨同前往，柳宗元在〈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〉中，曾經說到盧遵的為人，「廣而不肆，巽而不懼，孝敬忠信之道，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」，由於盧遵追隨柳宗元在永洲，陪伴左右，不肯遠遊，時因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，裴氏為人正當，故盧遵得以偶一往遊，而柳宗元也撰序相贈，以示期勉感謝之忱。

另外，在〈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〉中，柳宗元提到其表弟呂讓，「得賢人之上資，增以嗜儒書，多文辭，上下今古，左程右準」，而呂讓擬出而登仕，問途於柳宗元，宗元也鼓勵他「以其道從容以行，由於下、達於上」，「若健者之升梯」，期勉他為國效力。

要之，由柳宗元在贈序文中對於宗族親人的期勉激勵，從而也可見出，柳宗元天性醇厚，關懷戚友的心情。

柳宗元的贈序文，就其內容而言，約可分為以上幾項重點。

(三) 寫作技巧

在柳宗元的四十六篇贈序文中，探索其寫作之技巧，大略而言，可從以下幾個角度，加以研究：

1. 起筆變化

在贈序的作品中，柳宗元所使用的起筆變化，頗有可觀之處，有時他直接從敘事引入主題，有時又從議論引入主題，有時又從地理山川引入主題，這幾種文章起筆的方式，是柳宗元在贈序文中較常使用的技巧，例如〈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〉寫道：

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，亟就滑亂，而未嘗底寧。控制之術，難乎中道。蓋以將驕卒暴，則近憂且至，非所以和眾而又民也，將誅卒削，則外虞實生，非所以扞城而固圍也。是宜慰薦煦諭，納為腹心，然後威懷之道備。聖上於是撫以表臣，贊以藝人，參剛柔而兩用，化逆順而同道。既去大慙，遂安有眾。

故楊公以謀議之隙，對揚王庭，不踰時而承詔復命，示信于外諸侯。時當朝之羽儀，凡同官之寮屬，皆饒焉。

楊凝是大曆年間進士，初以吏部郎中出為宣武軍判官，憲宗貞元十二年，自大梁朝於京師，及自京還汴，柳氏作此序以贈之，直接從敘事引入主題，序文之首，先敘「談者謂大梁，多悍將勁卒」入手，繼之以言，朝廷對之，「宜慰薦煦諭，納為心腹」，方為上策，是以天子「撫以表臣，贊以藝人」，方能去大慙而安民眾，由是而引出楊凝即奉天子之命而往來京師與大梁之間，以示信於諸侯，也引出柳氏撰此文用以贈送楊凝之意義。又如〈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〉寫道：

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，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。無乎內而飾乎外，則是設覆為阱也，禍孰大焉；有乎內而不飾乎外，則是焚梓毀璞也，詬孰甚焉！於是有切磋琢磨鏤礪括羽之道，聖人以為重。豆盧生，內之有者也，余是以好之，而欲其遂焉。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，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，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，然

而不克專志於學，飾乎外者未大，吾願子以詩、禮為冠履，以春秋為襟帶，以圖史為佩服，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，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，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，惜乎余無祿食於世，不克稱其欲，成其志，而姑欲其速反也，故詩而序云。

此序送豆盧秀才南遊，先自議論引起，先就君子之人，「無內飾外」及「有內不飾外」兩者，作為議論之資，從而引出豆盧為「內有」之人，故「余是以好之」，並盼其博習經籍，充實自我，而並求美飾其外，以備他日周旋於宗廟朝廷之上。又如〈送李渭赴京師序〉寫道：

過洞庭，上湘江，非有罪左遷者罕至。又況踰臨源嶺，下灘水，出荔浦，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，其加少也固宜。前余逐居永州，李君至，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，無所束縛，自取瘴癘。後余斥刺柳州，至于桂，君又在焉，方屑屑為吏。噫！何自苦如是耶？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。今王師連征不貢，二府方汲汲求士。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，久游燕、魏、趙、代間，知人情，識地利，能言其故。以是入都干丞相，益國事，不求獲乎己，而已以有獲。予嫉其不為是久矣。今而曰將行，請余以言。行哉行哉！言止是而已。

李渭是唐朝宗室，而能體恤民情，多識疾苦，自求為官於邊鄙荒遠之地，故柳氏此序，即先自地理位置，以及邊荒遠陬之地入手，以見李渭以宗室之尊，而自甘遠就於瘴癘之地，然後引入稱許李渭之能「不求獲乎己，而已以有獲」之嘉美德行。

以上三種文章起筆的方式，是柳宗元在贈序文中，使用較為明朗的技巧。

2. 譬喻手法

柳宗元在撰寫贈序文時，也經常使用譬喻的手法，藉著其他的事項，以比論眼前的主旨，例如〈送崔群序〉寫道：

貞松產於巖嶺，高直聳秀，條暢碩茂，粹然立於千仞之表。和氣之發也，稟和氣之至者，必合以正性。於是有貞心勁質，用固其本，禦攘冰霜，以貫歲寒，故君子儀之。清河崔敦詩，有柔儒溫文之道，以和其氣，近仁復禮，物議歸厚，其有稟者歟？有雅厚直方之誠，以正其性，愬論忠告，交道甚直，其有合者歟？是故日章之聲，振於京師。嘗與隴西李杓直，南陽韓安平，洎予交友。杓直敦柔深明，沖曠坦夷，慕崔君之和；安平厲莊端毅，高朗振邁，說崔君之正；余以剛柔不常，造次爽宜，求正於韓，襲和於李，就崔君而考其中焉。忘言相視，默與道合。今將寧觀東周，振策于邁，且饒于野，或命為之序。

此文之中，以貞松之「高直聳秀，條暢碩茂，粹然立於千仞之表」，「故君子儀之」，作為比喻之對象，然後以崔群之「柔儒溫文」，「雅厚直方」，作出比喻，而引出崔群實能以「日章之聲，振於京師」之主旨。又如〈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〉寫道：

昔漢室方盛，文章之徒，合於京師，亦既充金馬石渠，則又溢于諸侯，求達其意，故枚乘客于吳，相如遊于梁，其或致書匡主，用極其志，節之大者也，適時觀變，以成其性，道之茂者也。渤海幸君，既登於太常之籍，又膺邯鄲之召，北會元戎，直道自達，吾儕器其略；南聘天朝，相禮述職，公卿多其儀。合度於易于之間，雖枚生之節，長卿之道，無以尚也。冬十有二月，朝右禮備，復于轅門，我同升之友，是用榮其趣舍，惜其離曠，卜茲良辰，詠歎其美。比詞聯韻，奇藻遞發，爛若編貝，粲如貫珠，琅琅清響，交動左右。群公以侍御之往也，予闕其述，命繫而序焉。

此文送幸南容，而以漢代文章之盛，齊集於金馬門、石渠閣，而尤以枚乘司馬相如為代表，作為比喻之對象，然後以幸南容之「北會元戎」，「南聘天朝」，

即以枚乘司馬相如之高才博學，也「無以尚也」，用以引出推崇幸南容之主旨。又如〈送韓豐群公詩後序〉寫道：

春秋時，晉有叔向者，垂聲邁烈，顯白當世。而其兄銅鞮伯華，匿德藏光，退居保和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，罕知伯華矣。然仲尼稱叔向曰「遺直」「由義」，又稱伯華曰「多聞」「內植」，進退兩尊，榮於策書，故羊舌氏之美，至于今不廢。

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，追用古道，交於今世，以是知吾兄矣。兄字茂實，敦朴而知變，弘和而守節，溫淳重厚，與直道為伍。常績文著書，言禮家之事，條綜今古，大備制量，遺名居實，澹泊如也，他日當為達者稱焉，在吾儕乎？則韓氏之美，亦將焜燿於後矣。

此文送韓豐等人，首段乃以春秋賢士叔向及伯華兄弟為言，後段之中，則以韓豐（字茂實）及韓泰（字安平）兄弟與自己之交往為言，而以韓氏兄，比喻叔向伯華兄弟，藉叔向伯華兄弟之賢，以見韓氏兄弟之賢，以叔向伯華兄弟之留名千古，也斷定「韓氏之美，亦將焜燿於後」。

以上所舉，皆屬柳宗元於贈序文中，經常使用之譬喻例證。

3. 主客對比

柳宗元在贈序文的寫作中，也時常使用主客對比的技巧，藉著對比的事項，將文章的主旨呈現出來，例如〈送澥序〉寫道：

人咸言吾宗宜碩大，有積德焉。在高宗時，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，遭諸武，以故衰耗，武氏敗，猶不能興，為尚書吏者，間數十歲乃一人。永貞年，吾與族兄登，並為禮部屬。吾黜，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，則加稠焉。又觀宗中為文雅者，炳炳然以十數，仁義固其素也，意者其復興乎？

自吾為僂人，居南鄉，後之穎然出者，吾不見之也。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，獨得澥，澥質厚不諂，敦朴有裕，若器焉，必隆然大

而後可以有受，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。其文蓄積甚富，好慕甚正，若牆焉，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，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。勤聖人之道，輔以孝悌，復嚮時之美，吾於澥焉是望。汝往哉！見諸宗人，為我謝而勉焉。無若太山之麓，止而不得升也，其唯川之不已乎！吾去子，終老於夷矣！

此序首言柳氏族人之盛，在唐高宗時，居尚書省高官者有二十二人之多，及武則天稱帝之後，遭武氏親人逼害，遂漸衰落，至武氏雖敗，而柳氏仍不能振興，其為尚書吏者，隅數十年之久，乃僅得一人而已。及宗元貶至永州，遠居南方，柳氏族人，相見者尤少，其下乃引出族人柳澥，南來相見，其人又敦朴有裕，蓄積甚富，是將大有可為，而宗元己身也望之甚為殷切。此文前後兩段，以對比之法，比較柳氏族人昔日之盛及今日之衰，而復以柳澥資質之美，乃寄之以厚望也。又如〈送方及師序〉寫道：

代之游民，學文章不能秀發者，則假浮屠之形以為高；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，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。以故為文章浮屠，率皆縱誕亂雜，世亦寬而不誅。

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，處其伍，介然不踰節；交於物，冲然不苟狎。遇達士述作，手輒繕錄，復習而不懈，行其法，不以自怠。至於踐青折萌，汎席灌手，雖小教戒，未嘗肆其心，是固異夫假託為者也。薛道州、劉連州，文儒之擇也，館焉而備其敬，歌焉而致其辭，夫豈貸而濫歟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，以告于他好事者。

此文送僧人方及，前段寫代之遊民，往往不能學文，則藉浮屠之名以標榜，或不能學佛，則又藉文章以求名，而率多縱誕亂雜，不務篤實。此文後段，以「方及師者獨不然」，引出下文方及之行，「介然不踰節」，「冲然不苟狎」，而與前文作比對，以見方及師之卓然不群，秀出其中，所以為儒者如薛伯高、劉禹錫等所尊敬也。又如〈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〉寫道：

河東，古吾土也，家世遷徙，莫能就緒。聞其間有大河、條山，氣蓋關左，文士往往仿佯臨望，坐得勝概焉。吾固翹翹褰裳，奮懷舊都，日以滋甚。獨孤生，周人也，往而先我，且又愛慕文雅，甚達經要，才與身長，志益強力，挾是而東，夫豈徒往乎？溫清奉引之際，必有美製，儻飛以示我，我將易觀而待，所不敢忽。古之序者，期以申導志義，不為富厚，而今也反是。生至於晉，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，其有評我太簡者，慎勿以知文許之。

此序送獨孤申叔往河東，而河東又是柳宗元的故鄉，然河東雖是柳宗元的故鄉，柳宗元卻未曾親臨其地，因此，此文寫作，柳氏即從「河東，古吾土也，家世遷徙，莫能就緒」入手，又寫到故土山川，「聞其間有大河條山，氣蓋關左，文士往往仿佯臨望，坐得勝概」，而自己卻「翹翹褰裳，奮懷舊都，日以滋甚」，然後引出獨孤申叔，有幸能先我而往，又贊許獨孤申叔之才之美，挾是而東，必有所成。此文即以河東故土，柳氏不能前往，而獨孤申叔反能前往，兩相對比，以見主旨。

三、結語

林紓在《韓柳文研究法》中曾經說道：「贈序一門，昌黎極其變化，柳州不能逮也。」⁵ 林琴南的批評，雖然不無道理，但是，如果試將柳宗元的四十六篇贈序作品與韓愈的三十四篇贈序文章，稍作比較，則就其大略而言，也可見出一些彼此的差異：

1. 韓愈贈序文的行文氣勢，確較柳宗元為充沛壯盛。
2. 韓愈贈序文的篇章結構，變化詭奇，確實要較柳宗元來得佳勝。
3. 柳宗元贈序文的內容題材，則較韓愈的作品，範圍更加擴大。
4. 柳宗元贈序文中的見解，有極為卓越的看法，如闡揚民本義蘊等，則

⁵ 林紓：《韓柳文研究法》，台北，廣文書局，民國五十三年初版。

非韓愈所能見及。

5. 柳宗元贈序文中對於學術之包容性，也較韓愈為強，例如對於佛教道教之觀點，不似韓愈獨尊儒學，而攘斥佛道。

要之，贈序文由魏晉以下，發展到了初唐、盛唐，逐漸有所成熟，尤其到了中唐時期，韓愈與柳宗元二人，更是撰寫贈序文的大家，二人的贈序文作品，在文學史上，不僅是前無古人，即在二人之後，也罕有作者，能夠與之相提而並論，是以韓柳二人的贈序作品，在古今的贈序作品之中，也更加彌覺珍貴。

The Analysis of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Friends by Liu Tzung-Yuan

Chu-sheng Hu *

Abstract

This paper studies Liu Tzung-Yuan's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friends,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.

First, introduction: explain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enre of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friends.

Second,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u Tzung-Yuan's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friends: explain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subject, the description, and the writing technique, with the examples of Liu's essays.

Third, conclusion: comparing Liu's essays with Han Yu's, 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ir essays, and pointing out what the status Liu's farewell essays, had in the history of prose.

Keywords: Liu Tzung-Yuan, Han Yu,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Friends



* part-time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